

# Wild Things

# 野孩子

(美) 克莱·卡迈克尔 (Clay Carmichael) 著  
宋伟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ild Things  
野孩子

(美) 克莱·卡迈克尔 (Clay Carmichael) 著  
宋伟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孩子 / (美) 卡迈克尔 (Carmichael, C.) 著; 宋伟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5  
书名原文: Wild things  
ISBN 978-7-5534-1903-9

I. ①野… II. ①卡… ②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9955号

Wild Things by Clay Carmichael

Text copyright © 2012 by Clay Carmichael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in 2013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by arrangement with Boyds Mills Press, Inc., and Highlights International, Inc.(www.HighlightsInternational.com)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Woodbury, Minnesota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7-2013-4190号

Ye Haizi

野孩子

(美) 克莱·卡迈克尔 著 宋伟 译

出版策划: 孙 昶

责任编辑: 郝秋月

责任校对: 于媛媛

版式设计: 刘碧微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ww.jlpg.cn/yiwen)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总 编 办: 0431-85656961

营 销 部: 0431-85671728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4-1903-9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致亲爱的麦克，是他大度地把《带翅膀的心》那件作品借给了我的亨利；还要感谢凯摩尔先生，他也是个“野孩子”，是天底下最好的一只猫。

爱是信上了一个爱犯错的神的宗教。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梦中会面》

宝贝，你知道我们是可以选择的，我们不是变色龙。

——美 约翰·西亚特《爱这件事》





第一章 亨利叔叔	/ 005
第二章 我的新住所	/ 022
第三章 愉快的一天	/ 037
第四章 离家出走	/ 053
第五章 去上学	/ 059
第六章 林间小屋	/ 070
第七章 下雪啦	/ 077
第八章 莫德·布克夫人来访	/ 086
第九章 我的秘密圣地	/ 092
第十章 一个木刻小猫	/ 098
第十一章 林中风波	/ 109



目  
录  
—  
contents

- 120 / 第十二章 两位新访客
- 129 / 第十三章 白鹿被围
- 138 / 第十四章 咆哮的贝茜
- 151 / 第十五章 哈格罗夫的另一面
- 163 / 第十六章 狂野的作品
- 174 / 第十七章 威尔来访
- 183 / 第十八章 寻找贝茜
- 189 / 第十九章 哥哥威尔
- 199 / 第二十章 新年来了
- 206 / 第二十一章 别后的思念
- 213 / 致 谢



这只猫想：人类总是不停地挖洞，然后又埋上去，就和狗一样。

女孩来的那一天，又有一些男人在房子下面的小树林里挖了起来。这只猫在小山坡上耐心地等待着，希望他们能挖出一只鼯鼠给他当晚餐。洞挖好之后，一辆黑色的加长轿车像只老鼠一样出现在车道上，蜿蜒地开过田地里一簇簇的野花和那个男人精心制作的作品，然后几个穿得像乌鸦一样黑的男人从车后抬出一个长长的盒子，扛到树木繁茂的山下，把盒子埋进有很多石头的小花园里。

这只猫过去曾见过这种狗一般的仪式：第一次是很久以前，当时他还是一只小猫咪，一对老夫妇住在这座农庄里。那个老妇人总在走廊里给他留下一浅碟牛奶，但第一个盒子埋到地下之后就再也没有牛奶了。后来那些黑乌鸦一样的人在第一个盒子旁埋下了第二个盒子，然后那个老头子也不见了。后来，现在住在这座房子里的男人搬了过来，挖洞埋土的事情很久再没出现。直到去年夏天，那些黑乌鸦一样的人又回来了，帮着这个男人在地下埋了第三个盒子。

这只猫向碎石嘎吱嘎吱响着的地方看去，又看到一辆黑色的汽车



蜿蜒地穿过田地。和以前一样，身着黑衣的男人扛着一个长长的盒子来到小山下，用绳子把盒子送到地下挖好的洞里，然后让挖洞的人把洞埋上，就像狗埋下一块巨大的骨头一样。

等所有人都离开后，这只猫从小山坡上爬下去，从篱笆下钻了过去，跃上小土堆。头顶上一只红雀为自己的伴侣唱着歌，一只松鼠在树冠间跳来跳去。这只猫呼吸着少有的安静。

那个男人——块头很大，总是咆哮着，浑身脏兮兮的，还总是弄出很大的声响——天不亮就离开了。几年前，这个男人带着他那些尖叫的机器和拖斗里装满金属的卡车来到这里时，这只猫逃到了小树林里。现在这只猫比原来更老了，行动更缓慢了，也渐渐发现了这个男人怪异行为背后的好处。

的确，这个男人打破了每日的宁静，在他的工作室里不停地敲敲打打，弄出火光和火星，锻造出巨大的扭曲的生物。风一吹，它们的尾巴似乎就能随着飘起来。他工作时会大喊大叫，咒骂着，还会把工具猛地扔到院子里。只有在睡觉时，他才会安静下来，但是他睡得很少。

这个男人从不往那只猫喜欢的小树林走，也不去南边的小溪，给那只猫留下了清凉解渴的溪水，还留下了那片高高的野草。那只猫可以在里面捕猎，还可以在里面躲避浣熊、猎人和闯入领地的野孩子。最棒的是，这个男人的屋子下的水管和电线的通道总是敞开着，那只猫可以爬进屋里，冬天睡在暖炉旁，炎热的夏日可以躺在凉爽的地上。但是从上个月起，这个男人和他的帮手开始修理屋子、除草、修剪树木。那只猫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将要发生改变。

他听到那个男人的卡车在行车道上轰鸣着，紧接着又听到头顶的树叶沙沙作响。他躲到一块石头后面。一个孩子——个子小小的，头

发蓬乱，有一双好奇的大眼睛——站在小山坡上，一缕阳光照在她的身上。她在那里流连忘返，凝视着，但听到那个男人喊她，就跑过那片田地回到了屋里。

那只猫远远地跟着她，一直躲在杂草丛里。她向站在农舍走廊上的那个男人挥了挥手，惊走了一群在花朵上觅食的金翅雀。鸟儿啾啾地叫着飞到空中，她那惊奇的目光也一直跟着它们。她像只猫一样体会着一切：徐徐的微风、聚集在一起的云朵、空气中的变化。她能够体会这些事情，从她细微变化的表情中就能知道：鼻孔忽扇了一下，一只耳朵抖了抖，一双大眼睛微微地转了转。她看起来像个流浪的孩子，孤零零地活在世上，就和他一样。他很喜欢她和那个男人打招呼的方式，但还是保持着距离。她多像一只猫啊，他想，多么像啊。

那个男人在屋里流着汗，喘着粗气。从楼上开着的窗户里传出阵阵的敲击声、拍打声、呼呼的旋转声和嗡嗡声，扰得他一整天都不得安宁。那个男人在窗户前来来来回回地走着，气喘吁吁地咒骂着，扛起一堆堆的木材，好像要把整个森林都装进房子里。

小女孩喊道：“你还好吗，亨利叔叔？要我打911找人帮忙吗？”

男人立刻答道：“我很好！这座房子就像一堆老掉牙的垃圾，不适合人住，更别说是个孩子啦！”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忙。我知道该怎么修理东西。”

“别傻了。”那个男人喊道，又继续做着自己的工作。

那个女孩跑到田地里，连根拔起两把野花，嘴里嘟囔着：“傻！我都快十二岁了，这些笨蛋大人却还看不出来我已经能照顾自己了！没有爸爸，只有一个疯妈妈时我过得也挺好的，我根本就不需要他！”

那只猫看着她的动作、表情，体会到她话里的意思，非常好奇

地跟着她走过田地。风渐渐大了起来，凌乱的头发披散在她愤怒的脸上。她怒气冲冲地跑过小山坡，来到小山坡下的小树林里，但走过篱笆后，她一下变得安静而肃穆起来。她把一把花放在土堆上，另一把放在旁边一块刻着字的石头前。

“嘿，爸爸，”她对着石头说，“真可惜我们从来都没见过面。”又对着刚挖的土说：“再见妈妈。你的愿望实现了。”

天空阴沉，带着一丝冷意，有雨的味道。树梢在风中猛烈地摇晃着，雷声由远及近，闪电划过天空。那个小女孩一点儿都不害怕，在田地里漫步着，皱着眉头看着男人的每一件作品。那只猫则悄悄地跟着她。就要来到房前时，她突然停了下来，扬起了鼻子，好像在空气中闻到了他的味道。她直勾勾地盯着他躲藏的地方，然后突然转身跑进屋里。纱门猛地关了上去，就在那一刻大雨倾盆而下。



## 第一章 亨利叔叔

亨利是个心脏科医生，我本以为他能好点儿呢。如果一个人有这样一份工作，你就会觉得他应该会是个有良心的人。

和往常一样，我还是自己推着购物车，走在货架间，取下我想要的东西。这个新来的成年人和之前的几位一样，一点儿用也没有。帮倒忙，还不如不帮忙。妈妈的朋友曼尼过去总这么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买杂货这类的家务事我干得多了，还有刷马桶、收拾屋子和洗衣服。

刚才说到的那位成年人——在上周一之前从没听说过的亨利叔叔——跟在我身后，皱着眉头，发着牢骚，看起来有点儿手足无措。他一直跟在我身后五六步远的地方，就好像我有传染病似的，等我偶尔要他帮一下忙的时候，他又总是碍手碍脚。我很好奇，他为什么要收养我。

最初我以为他是个有善心的人，因为对寄养家庭有些担忧，所以收养了我，还好心地点葬了妈妈，尽管他们俩根本都算不上亲戚。其实我是想说，这难道不是每个孤儿都梦想着的事情吗？在最后一刻，

一个高大、强壮、有身份的男人冲了进来，说：“不要担心，小姑娘，我来做你的爸爸。我会照管好一切。”才怪！

我认识亨利·奥古斯都·罗伊斯特叔叔这两天来，他一直很焦躁——坐立不安，愁眉不展，那双脏兮兮的大手在比手更脏的牛仔褲口袋里揣进去，又掏出来，时而摩挲一下灰红色的胡子，时而去摆弄光秃秃的头顶上包着的印花大手帕，时而又调整一下金丝眼镜，看看出口处。被我逮到他的不安时，他看起来还有一些尴尬。我敢说他心里一定在算计着要逃跑。跟之前照顾过我的莱斯特、曼尼、查理、哈伦、雷他们没什么两样。他们都没待多久。他肯定也一样。

“一定不要客气，想要的尽管买。”这句话他已经说了四十三遍了。至少他愿意给我买东西，这点和我熟悉的成年人有些不同。“尽管买。”

“好。”我说，打算考验他一下，“赶紧去给我拿一箱十二罐的啤酒，还有一条烟，要清淡型的。”我又补充说，“我得减少尼古丁的摄入量。”

“你根本就不抽烟，也不喝酒。”他对我嗤之以鼻，“你才十一岁。”

“马上就十二岁了。不过我现在抽得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凶了。”我边说，边研究着放麦片的货架，“六岁时，我就已经是一杆大烟枪了。”

我猜他在心底一定笑得厉害，但这些都隐藏在他那如仙人掌般多刺的外表下。他只是瞪着我。

我也瞪着他，“得说得特别直白，你才能明白那是个笑话。”

“是吗？”

“我敢打赌你一定是巨蟹座的。”

“什么？”

“你的星座，代表螃蟹。”

“说来听听。”

“我已经说过了。”

他是个胸部强壮、肌肉发达的男人，对于一个五十几岁的老古董而言，他还算是有点儿帅的。但作为一个老人家，他的装扮确实很古怪：无袖的贴身衬衫、脏牛仔裤、笨重的皮靴、微秃的头上包着印花大手帕或一块破布、一边耳垂上戴着红宝石耳钉，像个海盗似的。他的小臂就和篱笆桩一样粗壮，他的手像棒球手套一样大，肯定一把就能把我抓起来了。他有小肚子，但并不难看，反而使他看起来更强壮，感觉暴风雨都吹不倒他。不过他要笑起来的话应该会更好看些，所以我决定帮他放松一下。

“我八岁时烟瘾就已经很大了，”我说，把话题转了回去，“但抽烟害得我跑不快，影响了我踢足球。”

亨利傻笑着。

“给我拿一包货架顶层的提子麦片。”我对他说，一边指着上面的麦片盒。有点儿事分散注意力，双手动起来的时候，他看起来自然多了，就像妈妈在医院时，会做隔热垫和防尘套来保持脑子清醒一样。

“还有什么？”他不耐烦地说。

我走过健康和美容货架，向洗发水区走去。我感觉他在打量着我那骨瘦如柴的身子：牛仔裤、T恤衫、人字拖，不管用多少护发素都打理不好的马鬃一般的红色卷发。我的头发和亨利的胡子是一样的红色。好吧，我们总算有一个共同点了。

“既然你出钱，那我就买个好一点的。”

“随你便。”

我从货架上取下一种很贵的牌子，回头看了一眼。他又往购物车里扔了七八盒麦片，都是刚才那种提子麦片。我读过的书里说艺术家都很古怪，但亨利的表现还是令我有些担忧。我可不想再来一个和妈妈一样的疯子。

一个女人从货架间走过来，经过我们身边时微笑着跟亨利调着情，我敢保证亨利当时心情一定很复杂。

“这里简直就是人肉市场啊！”我故意大声说，好让她听到，“已经是第四次了。”

不管喜不喜欢，亨利总能吸引到人们的注意力。他根本不需刻意努力。在法姆维尔的医院里，他从社工那儿接我的时候，我就已经注意到了。不管愿不愿意，他身上总有些东西能吸引到别人，而且吸引的不光是女人，是所有人。亨利走进的那一刻，就连那两个吃过药后看《奥普拉脱口秀》的病人都转过头盯着他。屋子里的氛围一下子就变了，变得兴奋，好像某件重要的、有点儿危险的事情将要发生。他说话时那深沉的嗓音让人觉得非听不可，即使他只是想要一杯咖啡，或要找他的侄女——佐伊·罗伊斯特女士。“女士”——我很喜欢这个称呼。问题是，他的力量混杂在怪异的性格中，让我不禁想到定时炸弹。从昨天开始，我已经不止一次想过要逃走，藏起来。

“我在《人物》杂志中读过一篇文章，说帅气的医生是最讨女人喜欢的。”我说着，想要活跃一下气氛。但亨利的脸一黑，这告诉我，我这样说是不对的。

“我已经不当医生了。”他说，好像要把什么坏掉的东西吐出来似的。

“你不当医生真是太可惜了。病魔看你一眼，就会被吓得逃到九霄云外。”

“真的？”

“长相也能治疗癌症。我读过的一篇文章说，一个人的情绪可以害死人，也能救人，看情况而定。”

他眯起眼睛，好像被我触到了痛处，“有什么你不知道的，或者没读过的事情吗？”

“我经常读书，但那些杂志多半都是在编故事，一点儿营养也没有。你应该知道的，《哈勃望远镜观测到猫王在火星上》，都是这一类的故事。”

“那你为什么还要读呢？”

“噢，我并没有‘读’这些故事。”我一边思量着应该选茉莉润肤乳还是金银花润肤乳，一边说，“我在收银台等着结账的时候会看一看故事提要。故事都很有趣，可以消磨时间，还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人的事情。”

他看起来将信将疑：“比方说？”

“噢，什么能使人幸福，什么使人忧虑，什么使人害怕。”

“什么能使人幸福呢？”

“真爱。”

“什么使人忧虑呢？”

“一个人可能永远找不到真爱。”

“那什么使人害怕呢？”

“一个人可能会找到真爱。”

我选了茉莉润肤乳，回头看了看。亨利正像其他成年人一样端详着我，好似我比他想象中要聪明些，好似觉得我这么大的孩子不



应该懂这么多。我还记得医院里的社工对他说过的话，那是我偷听到的。

“佐伊的街头智慧就如披在身上的一层盔甲，”她说，就好像我是一只狃狃似的，“从刚能走路起她就开始自己照顾自己。佐伊的母亲多半时间都在精神病院度过，而她的父亲——我猜应该是你同父异母的兄弟——在妻子刚怀上佐伊时就不知所终。这些年来，佐伊随着母亲的一位又一位的男友，一直生活在缺少关爱和放任自流的环境中，偶尔还要独自生活。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下去，佐伊真是了不起的孩子。”

快听听，我是个了不起的孩子。

“你看起来很有趣。”我对亨利说。我已经厌倦了所有人都像拿着显微镜一样观察我。

“我刚才正在研究着，看你那马上就要十二岁的身体里是不是藏着一个小小的口齿伶俐的成年人。”

“是吗？那么你打算等我们回去之后，拿着医用手电筒往我耳朵里面看看，检查一下吗？”

“这主意不错。”

他跟着我来到宠物食品货架旁，在我寻思着买哪一种猫粮时，他又开始上下打量起我来。我选了有四种口味的那种猫粮，扔到购物车里。他看着我，就像在看着一名精神病人一样。

“又怎么了？”我说，竭力表现出不满的语气。

“买猫粮做什么？”他问道，那口气就好像我要自己吃掉猫粮似的。

“哦，天哪，我想想啊。”我用指尖敲打着脸颊，眼睛向上盯着天花板，“猫粮能做什么呢？这个问题真难回答啊。猫粮。噢，对